



在 读

让我们“在读”中
悦读 悦心 悦人



在网络信息传播迅捷、文旅业日益发达的当下,上海居民和到过上海的外地游客对魔都网红打卡地之一武康大楼的前世今生,可能都不会陌生。

这幢1924年竣工的大楼原名“诺曼底公寓”,由法商背景的万国储蓄会投资,设计者是1918年流落沪上的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奇才鄂达克(此君1947年离沪时已为这座城市设计了上百幢单体建筑),它的63套公寓最初住户多系法侨,也有欧美其他国家的商人和白领,以及少量华人杂役仆佣。1941年所谓“归还租界”之后,华人入住率逐渐上升。抗战胜利后被“孔二小姐”买下。1949年后产权收归国有。1953年更名武康大楼。

经过世博会以来多次精心修缮,这幢阅尽百年风雨沧桑的船型大楼(包括不断提升的周边环境)焕然一新,不仅招来游人如织,万众仰望,更引发建筑家、摄影家、影视剧团队和作家的浓厚兴趣,专著专文、纪录片以及采访录(如陈保平、陈丹燕《蚌壳与珍珠》)、摄影集(如赵易宏《住在武康大楼》)先后问世,但以“诺曼底公寓”为名撰写长篇小说,高渊是第一人。

书名《诺曼底公寓》而非武康大楼,自然主要取材于这座大楼冠名“诺曼底公寓”的年代(1924年至1949年),但小说实际聚焦的时段更短,主要历史节点包括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7年淞沪会战(小说主要写了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悲壮抵抗),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悍然侵入史称“孤岛”的公共租界、英租界和法租界,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以及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大量外侨撤离上海。

封面题辞称该书“追忆1933—1946年的上海风烟岁月”,时间坐标不错,但全书并未覆盖这一历史时段的整个上海,叙事空间限于租界(以诺曼底公寓所在的法租界为主),甚至收缩于公寓内部,再由此辐射当时



我一直钦佩善于辞令的人。除了因为自己口拙而心生羡慕之外,主要是他们言谈间流露出的从容舒展令人心怡。“想得到”与“讲得出”之间,于我往往能远隔千山万水,于人却有水到渠成的丝滑。听会讲话的人讲话,几乎有一种欣赏的快乐。

闾政的《对坐与独白》就是一本会讲话的书。据她自己讲,这个书名让她想起电影《东邪西毒》里的欧阳锋,不过比起那种大漠孤魂的荒寒,我想起的倒是拙政园的“与谁同坐轩”。明明是孤身一个人,却想着该与谁同坐呢,坐下来之后做些什么好呢,想着想着就快活起来——清寂中却能见俏皮的一处所在,正如这本书的简洁言辞里,每每藏着泉源涌地的活泼。

《对坐与独白》的副标题叫作“一名电影工作者的十年观影手冊”。“手冊”的意思,大概指的是书中收录文章大都篇幅不长,且多是因人因事写作而成。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更应该叫作“笔记”,它分明有着前人笔记的特点:信手而成的潇洒,兴之所至的抒发,时而认真,时而促狭,忽而恬淡,忽而澎湃。对于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优点也和笔记一样,可以随手翻翻,可以随意放下,余香萦绕,就像一杯好茶。

我和闾政老师的观影趣味不尽一致,即使在特别一致的地方,我好像也欠缺她

“见识一下船长室的夕阳”

读高渊长篇新作《诺曼底公寓》

◆ 邵元宝

上海、中国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作者并不想泛泛讲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故事,而是集中描绘日伪胁迫之下上海租界的命运轨迹,尤其凸显以法租界为中心的一部分外国侨民的人生百态。当时活跃于上海租界的这一特殊群体包括工部局、各国领馆以及从事商业、金融、保险业、艺术、医药、谍报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外侨及其家庭,他们一度自称或被称为“新上海人”——当然并非“新上海人”的全部。

其实除了原住民(比如小说中开电梯的浦东乌氏四兄妹),上海开埠以来四面八方涌入的国内外移民皆为“新上海人”,但租界外侨无疑是其中更具国际化的一群。这群人真实的上海生活体验,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往并非没有触及,但大多蜻蜓点水或远距离眺望。《诺曼底公寓》是以此为故事内核的首部长篇。

然而小说基本叙述视角居然绕过所有外侨,落在公寓看门人周茂生之子周鼎身上。小说还写了依托诺曼底公寓谋生的其他几个华人厨师、司机、看门人、电梯工及其家庭的沉浮升降。这些底层华人成分庞杂,良莠不齐,跟外侨的远近亲疏也各不相同,但正是这两个迥然不同的群体构成了《诺曼底公寓》不分主次的独特人物谱系。

按照多年阅读习惯,我也曾试图在陆续登场的三十多位人物中间分出主角和配角。后来发现这种区分毫无必要。有时候,周鼎以及跟他有感情瓜葛的芬妮、阿苇似乎是主角。有时主角位置好像又该让给华美银行老板、法籍犹太人布莱特(芬妮之父),或每周固定时间去外滩国际航运公司上班的德国人非兹曼。有经商才干天赋的“阿苇妈”(布莱特家“胡大厨子”之妻)十分抢眼,而四行仓库勇士曹南乔(另一位看门人曹鲁之子)更牵动许多人的心。司机“归一”和阿玖(书中唯一成了眷属的有情人)的婚礼几乎是全书一个高潮。法国理发师芒斯、工部局乐队首席圆号意大利人马尔基尼奥的戏份也不少,他们的重要性一点不在周鼎之下。看着这些人忙来忙去,周鼎甚至“对眼前的一切感到疏离”。

这显然也是有意为之。《诺曼底公寓》着

力描写“华洋杂处”的群像,并不严格区分人物的主次关系。正如全书结尾周鼎喃喃自语:“诺曼底公寓没有主人,我们都是过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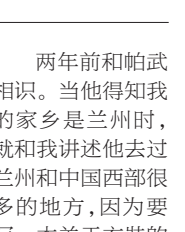
你或许可以说这是局中人物片面之词。从历史趋势来看,曹南乔、周鼎的精神成长以及最后奔赴延安,“闲棋冷子”周茂生、曹鲁的地下工作,无疑更为重要。但小说毕竟不等于历史(尽管作者在历史真实方面用功极勤),小说所要展示的是浩大历史洪流中人物群像最鲜明的生存感悟。由此观之,全书“文眼”可能不止周鼎那句独白,还应该包括工部局乐队指挥梅百器似乎不经意的一句话。梅百器参加住在公寓锐角顶端“船长室”的布莱特一家的告别晚宴,只想“见识一下船长室的夕阳”。

“船长室”代表诺曼底公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恰是这座公寓所代表的整个上海租界无法挣脱的命运符咒。布莱特之女芬妮一语道破玄机,“你说这个世界上,哪里还会有这样的房间、这样的窗户、这样的夕阳?”

确实这群“新上海人”仅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租界获得了短暂的安稳富足,仿佛自己就是上海人,甚至上海话也说得呱呱叫。但上海租界特殊时空转瞬即逝,安稳富足的另一方面就是动荡丧失,就是这群侨民每一念及此情此景时都无法释怀的身份认同的危机。

意大利人梅百器说他“只有祖国没有家乡,如果说有家乡,那一定是上海”。布莱特说“我只有家乡没有祖国”。芬妮对自己的去留举棋不定。目中无人的德国老军医黑塞甚至纵身一跃,以诺曼底公寓为自己的安息之地。这群身份混乱的世界流民(“过客”)在三四十年代上海租界一度找到片刻归属感,又被历史洪流播迁至别处。他们对“船长室的夕阳”刻骨铭心的感知,或许就是这部小说赋予“诺曼底公寓”的灵魂吧?

在上海特定期与特定地域,世界和中国曾如此真实而魔幻地水乳交融。高渊成功捕捉和精彩表现了这些富有包孕且不可复制的历史瞬间,使众多灵魂的忧乐悲喜获得艺术定型,也因此为上海现代租界史的文学书写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两年和帕武相识。当他得知我的家乡是兰州时,就和我讲述他去过兰州和中国西部很多的地方,因为要写一本关于玄奘的书,他给我讲过一些相关的故事,我觉得有趣,但没有太过在意。

几天前,帕武和我说话写好了,并发给了我。最近拍摄工作忙碌,本打算有时间了慢慢看,但当我读完第一章后,就放下这本好书——整本书记录了帕武在两年的时间里如何重走玄奘西行之路,完整地感受了一次玄奘十七年的朝圣之旅!

相信中国人都对唐僧不陌生,《西游记》的故事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帕武用亲身游历的方式记录了玄奘为佛学和文化的传递交流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整本书在两个时代间来回切换,如史诗电影般娓娓道来。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叹岁月变迁,皆是无常。

我们每个人都从生命的起点一路跋涉,我很感恩和庆幸自己能够看到像玄奘这样的生命旅程,它提醒着我要因着愿望前行,而不是欲望。感谢帕武亲身游历的决心和勇气,并把这么有意义的经历和故事分享出来。就像书中说的:“受到智慧、爱、慈悲的鼓舞时,心灵能创作出最美的东西。”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神圣的心灵之旅吧!
(本文为《皓月当空:重走玄奘之路》序,帕武著,丁乃竺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标题为编者拟)

读《荒野寻马》前,我对依蔓的了解不多。有一次和几个同样是写作者的朋友喝咖啡,她也在其中。她说起去蒙古探访和驯鹿一起生活的查坦人,向导说会准备睡袋,她没带自己的,结果夜里冻得睡不着。想更多地知道她为什么会去恩和乃至蒙古过几个月和马有关的生活,我找了她当嘉宾的几期播客,听完后,好奇心不减反增。

等读到新书,我发现,依蔓在最近几年间探访了许多地方:从内蒙古恩和到宝格德乌拉,从伦敦附近的埃平森林到西班牙西北部小城萨布塞多——那儿有一年一度给野马剪鬃毛的野马节……她学会了骑马,观察人与马之间的种种共生关系;又去到蒙古,跟随查坦人迁徙。

正如这本书英文副标题是Tracing Certitude: Stories of A woman's Expedition(寻找确定之物:一个女人的远征故事),在这些看似与马有关的辗转追寻间,依蔓寻求的是能作为内心支点的某种东西。“存在一种几乎不曾突然断裂,在时间中得以存续绵延的确凿吗?”

作为读者,我最喜欢的两章恰恰与马无关。《灰狼》讲的是她焦虑症发作的感受,如同灰狼般凶猛袭来的病症有迹可循,在儿时就曾冒头。《秀英厨房》写了外婆怎样用食物喂养大家族,并提及父母之间的矛盾给她投下的暗影,焦虑症再次闪现,和父亲之间近乎仇人的一次见面,外婆的去世,“我知道她永远在。我们在厨房中一次次重逢。”有种说法是书如其人,依蔓的文字透着敏感、坚韧与偶尔出现的张皇失措,她没有试图掩饰城里人在草原和森林里的狼狽,因此更显得真实。关于外婆的一章让我们看到她的来处,其中也藏着答案,是什么推动她浪迹各地,去看,去记录,去寻找。

野马节的体验并不浪漫,甚至带着某种暴力性。她感到失措,迅速离开,没有试图评判:“如果我出生在萨布塞多,如果野马节是在家族和村庄中年年延续的重要活动,我还会发抖吗?”正是这些思考让《荒野寻马》脱离了旅行文学的范畴,我觉得这本书更像是一场心灵之旅,马是贯穿其中的暗线,更重要的是,随着依蔓的脚步,读者能重新看待外部和自身的视角。

和依蔓、三三一起为新书做活动时,听依蔓聊到书里没写的若干细节。例如,这些旅程中的她和我们见到的不同,会在无意识间显得“粗鲁”,那也是单身女子的某种自我保护。她说,在大自然中,人太渺小,自己每天的目标仅仅是安全地活下去。她会在听牧民聊天时不断用手机做记录,不然一整天下来会有太多细节被遗忘。

其实直到开始写,依蔓都没想过自己会写一本书。她只是想尽可能把一些问题理清楚。“可以说每一次旅行,都是对‘不确定性’的再次强调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试炼,支撑整本书的关于确凿的追问,在每次旅行里,其实都以相似结构完成一个小的重复,每一次‘击碎’或者‘碰撞’我关于‘确凿’的既有经验或观念的点,都不一样,但每次似乎都在重复提醒我去拓宽理解和感知的边界。到最后穿越蒙古的苔原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最具挑战,也有点最根本的颠覆了,把人完全放置在荒原里,独自面对自身存在与大地的存在,如果是刚出发去恩和的我,应该没有可能应对那个状况(所以也并没有安排给我),然而到了最后,我有更多的韧性、信心或者说力量,能够在那样强度的恐惧和焦虑里安定下来,这是我觉得对我而言很了不起的变化。”

穿越蒙古苔原时,依蔓有过许多危急时刻,即便仅仅是安坐家中透过文字阅读,也会为她讲述的寒冷、辛苦和迷路感到切肤的不安。好在她拥有足够的坚韧和勇气,走下来了,并留下生动的记录。

2020年9月,我和朋友们在东北、内蒙一带旅行,也去过恩和,住了一晚,没有骑马,当然也没有和当地人交谈,留下的印象仅有白桦林、一只长得像《丁丁历险记》中“白雪”的小狗、餐厅的大列巴和蓝莓果酱。正因为去过,读依蔓的书,便会生出近乎困窘的感慨,觉得到此一游终究是浮光掠影。当你怀着问题去追寻,所见所闻所感便会有不一样的分量。问题越令人焦灼,留在身体和心灵的刻印也就越深。感谢依蔓写下她的长旅,让每个人在读的过程中不由得向自身提问,而答案需要在生活中逐渐浮现。

远行的终点是自身

◆ 默音



受到智慧、爱、慈悲的鼓舞时

◆ 黄轩